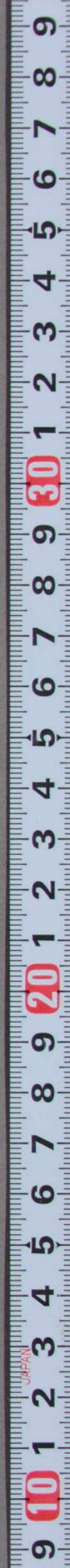




五
籍註案四

ハ 6
190
14



細
門
號 190
卷 14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五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鼎劉廣恕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丹桂籍註案之四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帝君一片提
拔苦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

丁寧而詳告之。善人謂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之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情意浹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案漢程普親近周瑜。嘗歎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知不覺。自然心醉。

魏帝惡崔司徒浩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爲。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爲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

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

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行我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尚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况其下焉者乎。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命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諡忠定。

歐陽修爲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

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卽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己出。文潞公見人

有善。惟恐勿及。顏廷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體國。薦賢澤民。誠可謂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涑音速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旣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失。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曰。親善士。聞善言。砥

德礪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升冕天
下。

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令。隨之任。
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心服而速
改之。學業大進。明年遂登第。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註杜。杜絕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謂眉目之間。言近
而速也。善者宜親。則惡之該避。不待言而可知矣。但
惡不專指閭巷之小人言。比如在朝之竊權弄勢。作

威作福者。在官之城狐社鼠。能禍福人者。天下大奸
大惡。愚人往往畏其威。竊其勢。反有比暱之。惟恐趨
迎之不力者。其究竟與之同陷於惡。同罹於禍。後雖
悔之。亦何及哉。眉睫。言其速。只在轉眼之間耳。人能
忍此須臾。守其在己。則千古不朽之名義。亦只此頃
刻間成之。故人甚勿忽此眉睫二字也。遠避之者。遠
之如荆棘。惟恐其或刺。避之若猛虎。惟恐其或傷。蓋
惡人之禍。易於及人。遠避之。則不特不義不能累我
身心。刑禍亦可以絕我顧慮。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案晉劉惔音談與王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以餐甚盛，惔却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耶？惔曰：小

人都不可與作緣，其方正如此，遠禍如此。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候，姬妾滿前不避。盧杞至，子儀悉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極陋，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宦

者王振柄國，備綵緞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餽，爲書程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爲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祕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事

甚小。何以爭爲。命檢原當。得衣幃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困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尤翁。則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

吾鄉贈太僕孫公。父字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薄暮僱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詈。僕以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

呼之行。則舟子已於是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若此。生子士美。字公粲。讀書坐花庵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啟辛酉科第六名。爲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擊登聞鼓。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子孫蕃衍。予戚吳子綏。眉爲予詳言之。

由拳承德郎胡公諱昌穎。字及皇。賦性和緩。度量寬弘。排難解紛。世稱仲連再見。自本庠弟子員食餼。至

順治十八年。輪選。突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霹
誣公賄保冒籍。極其詆毀。公從容和氣。惟白所保無
悞。絕不言。同庠生文行俱劣。學政重之。遂斥同庠生。
未幾。同庠生不祿矣。又表戚陸某。恃無賴。嘗以辱罵
相加。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應。一日無端至公家。
惡罵求直。公含笑曰。想吾理曲耶。容荆請復。惠以斗
粟。其人不兩日暴卒。衆異公爲前知。公曰。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此人妄矣。何足較哉。公之度量如是。則其
享三多。備五福。宜矣。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
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鴆鵠。人遇諸途。避之
惟恐不速。

嘗須隱惡揚善

〔註〕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帝
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
不必論到陰騭。大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
如己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己之
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口業次之。陰騭又次

文帝全書 卷三
之。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漢馬援戒子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况惟口興戎。陰報鑿鑿。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畱心意。

案。晉何隨。素高尚。敝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筭。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第。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之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卽書於冊。叅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爲憂。一日遇有談人。闔門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陰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

杜衍。自歷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使之度。由是子孫俱尊榮不絕。蘇州俞少保父。閒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

家人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衆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衆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宋縉雲爲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獐獍。叱問之曰。我等乃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鬼曰。君家三代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

戶予輩何敢入。言訖俱不見。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
二婦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
兩婦人焉。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
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
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
之。卽跪訴曰。一時悞筆。願卽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

之。至口是心非。則僞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
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
有兩說。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却違悖。與口不
相應。莫可測度。此是大奸大惡。一則口裏不敢說他
不是。而心中却道他非。此似小過。屬口業。佛家所謂
兩口是也。二者皆爲君子所當戒。然而口過畢竟尙
小。意業畢竟爲大。人慎勿口頭君子。而心藏小人也。
吾輩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佛經所謂
抽腸拔舌。蓋已明戒之矣。

案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值天雨。運糧不
斷。乃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
何以歸乎。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愆也。又表
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於
是辭窮情竭。侯上表劾平。免死。廢爲民。人咸謂口是
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
急。少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爲李猫。言其柔能害物也。
後竄死於雋。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
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尙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
恆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
所稱說者。皆無一與。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摭其事。款
奏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饑民。終身罷黜。

萬歷乙卯。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
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
之。則銀根如筭。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

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命張飲矣。張豫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尹穡。少有名譽。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得超擢。後貶嶺南。追悔前事曰。一言之差。名節掃地矣。

剪礙道之荆榛

〔註〕剪。剪除也。荆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剪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諉。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儘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荆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鈎衣。傾跌於

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卽忍痛掙起。將荆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醒來忽聾啞俱痊。除當塗之瓦石。

註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聾風雨夜行。有大不利於人者。除去之。此亦剪除荆棘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爲之者。不必定以此爲好事而爲之。凡利己利他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爲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

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

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註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

而募衆以成之。衆擎易舉，亦爲不朽功德。言數百年
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况平易之道，人所易爲。有
坍音貪壞者，安可不隨遇修理，以副帝君一片婆心。
〔案〕漢王尊守東郡，河決金隄，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
圭璧，請以身填隄。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
河岸，俟水稍却，因築長隄以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
無所依，甫築爲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
爲左補闕，人因名爲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乃築隄於通
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
利，仁人之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纔容
足，而下臨不測之險壑，行者魂怖，乃鑿山爲道者九
千丈，開闢之險，至是爲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
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
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爲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

承牒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於他處攝人畢。一月卽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圯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中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巖道。坍塌已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歎而卒。後子承休。由歲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後簪纓接踵。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圖利己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築隄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於向所未有者。而創建之。或於向所坍塌者。而復興之。功豈淺鮮。此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爲之事也。有大願力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而有實心者。必有實事。存乎其人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之人。始能爲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今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爲。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爲。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

功。獲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一創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唐王仲舒捐寶帶。築橋澹臺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人。名寶帶橋。民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人無算。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吏往。吏酣睡海厓。得回文。惟見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

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去珠環。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城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遂呼婢出。諭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歸。遂全家避。

賊。後賊入城。告戒勿入。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峽州程伯彝。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和尚。伯彝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懽悅。右廊下。枷鎖縲紲。無任哀號。傍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彝自是修治橋路。用功不倦。竝及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後

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年九十有四。歷五世昌盛。

歙音攝縣音余永寧祖以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旣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寧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氏陽翟京。居湖州四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

妻金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卽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子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

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坍粉碎。其舟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爲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爲一世之儀型。目耳之丁寧。僅止一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廣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人有一言之善。其爲功德無窮者。如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爲善不。必定論其財力。人能垂一訓詞於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於財力之施。

案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遇諸途。設酒

慰之曰。昔顏豨譖豕。梁父之巨奸。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憾。責躬而已。原自是痛悔改行。卒爲善士。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致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於天下。歷官御史中丞。

薛瓊身致相位。忌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於獄。餘皆盲瞽啞。偃僕癲癡。公明子臯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子臯以赤松子申誠授之。瓊矢志力行。滌惡持善。子臯過之。見諸子疾漸瘥。問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音債疾。百藥不效。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衆。特命天醫

治汝惡疾。汝之壽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徧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遠發解順天。壻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卽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嶽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

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妻私於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

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夫逐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佯僵而棄酒於地。主父大怒。笞之。後妻問妾曰。汝何不進而棄於地耶。妾佯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凌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凌遲之罪在主母。故妾寧受笞而棄於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資以成人美

註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論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案查道未第時。嘗游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卽罄囊與之。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旣

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畱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饑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還舍命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辯雪調淮

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卽取前婚券包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畱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問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念不若畱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真州一巨商至杭遇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

文帝全書 卷三
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卽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失，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寧自沉。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天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復之。杭風阻舟於贈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卽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

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

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未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帝君統而言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事上循天理也。中庸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間，卽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存心不外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總之不愧屋漏處。卽是無虧天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循字訓依依者。如衣之於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冀望。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爲仰體。

案唐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叅隨二吏。簾外閒評。一曰我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由天。徵聞之。卽作書付言。此翁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卽補爲近職。徵怪而問之。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烟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敝服。親操烹飪。止一老婢。老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命役。公曰。食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於人。不能無求。則爲所不當爲者。有之。古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問其故。曰。總之爲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爲也。查道出按部。從者摘路傍佳棗以獻。道掛錢於樹而

去此事甚細。而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衆爭取。衡獨不取。
或曰。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
取而去。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
衣食。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餐菜粥。清福
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
肉。不致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女仙楊正見。登真有日。上帝譴其少時曾擇父母輪。

稅錢一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
西谿問其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
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
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豫選。吾避之。則楊
子山當行。遂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
行人勢不可卽出。楊遂得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
悵憾而已。

仰思忠。精堪輿。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

下山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悖理。當有陰禍。仰覺托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卒。家遂貧落。

海寧硤音洽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家。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與以米爲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托夢於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冥司罪我。罰爲大蛇。在某廁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廁發之。果一大蛇。攜蛇歸。作陰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

葬之。至今硤石有蛇墳。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卽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賢之學。不出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丁寧勸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其言必不誠。今味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言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所同以爲言。此卽是忠恕道理。此乃順天行道之順。非曲意順人之順。故衆是

而衆順也。有時衆是而獨非，亦順也。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看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案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祕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已，是是非非皆順人心，將終，豫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哭之慟，公復

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陳之家僮，陳薄責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學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

文帝至書 卷三
三
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爲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祝期生。有口才。顛倒是非。好言人短。晚年來。忽病舌黃。每作。必須刀刺。出血數升。乃止。一歲之間。必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後竟以血枯而死。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遂自嚼其舌。唾盡而卒。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不止。舌出數

寸而死。

見先哲於羹牆

〔註〕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爲世則者。羹。卽殺饌。牆。卽牆壁。羹牆之間。先哲本不具在。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所以本心不見。若時

文帝全書 卷三
時提醒此心。則行立坐臥。須臾不離。此爲真見先哲之人。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孔子之所謂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顏子心慕夫子之道。而瞻前在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者也。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歛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狄懷英幼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衆爭辯。懷英讀書不置。吏讓之。懷英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爲相。封梁公。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慚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諾。後子孫繁盛無比。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彬。幼從會稽章瑄學。嘗作文。瑄以其不經意。作色命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藁。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而瑄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瑄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尋幽訪道。至山空人靜處。忽聞碁子聲。舉頭視之。見三人坐木杪對奕。退夫大喜。亟欲致敬。方問道間。俄見有美

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失去矣。觀此則人何可不時刻敬謹哉。

慎獨知於衾影

註。慎。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大。皆不是獨的真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真我也。真我。祇此一個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慎獨。慎此獨也。今人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却不曾識得此真我。若

曉得此真我。時時與他作伴。事事與他商量。他却件件會教導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真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此謂歟。此蓋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慎也。慎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真獨之謂也。案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成中郎將鄧騭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

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

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已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

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博。蒲州人。父商於淮揚。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叩領而去。後生太師博。歷官吏部尙書。爲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尙書。孫元祥。翰林院檢討。董大叅。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

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卽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學者。後仍中式。明楊尙書翥。嘗夢遊園林。誤食二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悔憾。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真不愧於衾影者矣。凡我同志。當則而效之。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丁寧。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衆之

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衆字。却不曾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爲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卽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爲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爲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帝君說個諸字衆字。要人曉得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爲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

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於一篇陰騭文矣。漢昭烈云。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亦庶幾矣。

案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惟爲善最樂。

漢荀彧荀攸。皆從曹操。操嘗稱之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已。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楊仲和爲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

哀疾急。無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上真。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朝廷勅封爲悟本真人。

江西俞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以爲善不力。七科不中。年四十潦倒益甚。甚至骨肉飄流。無可控告。後遇竈神。明示所以。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敬發誓願。痛改前非。實行善事。凡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少欺。如是三年。卽舉鄉薦。連登進士。團圓骨肉。因作遇竈神記。以警世。

元自實憾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

庵庵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金冠玉佩數十人。擎幡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憾極欲殺之。既而思其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詈試官。數其不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道士曰。我聞作

文。貴心平氣和。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小。見善必爲。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江陰門軍張旺。憾一讎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憾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既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時已。故止。不意卽有怪鬼相隨如此。遂

文帝全書 卷五
三
猛然回首。棄家屬。入山修道。遂證道果。
秀水屠戶潘琪。肆惡橫行。無孽不作。一日死而復甦。
呼妻子告曰。吾死在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
然。毫釐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
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
憫。今潘琪罪孽已極。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
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我宣淫之報。自斫其手
足。曰。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提出臟腑。曰。
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如市。言訖而死。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
死妻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
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
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命割去耳。卽自割兩耳。擲
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命去其指。卽斷其
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命
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於樓下。當卽昏迷。家人擡回而
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以下數語。乃是帝君鼓舞警惕人意思。然人須知惡曜吉神。卽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卽我心所自爲。百福千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卽有天堂。我心有地獄。卽有地獄。若我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處着腳。竝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卽可覩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卽不誠。故有一念及惡曜之心。卽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曜那裏加

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太上曰。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衆。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卽隱。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

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熒惑即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晏於郊外。夜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

手書景清在此四字。命歸粘於戶。妖果絕。

櫟陽尉郭鄴。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困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却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觀之。則爲善之人。寧有惡曜加臨者乎。

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

擁則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崇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蓋爲善之人各登金錄所以行住坐臥無時無處不有神明呵護也故曰常有太上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時常擁護

案漢管寧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已而他舟俱沒惟寧舟安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

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至曰仙官名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實爲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旣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絕上流水爲之立淺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家居。日夜禱謝。忽有書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寧於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畱數人者。

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卽死不憾。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備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

日登宸仙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爲善之人。自然惡曜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未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動人以勇於爲善意。善有大小。則報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善自我爲。福卽我享。故曰近。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必

饑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畱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

大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鼎。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女。欲從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鼎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庭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於几前。有曹鼎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於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

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犉。音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騭。不但免夫。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闖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爲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

公詰之曰。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卽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卽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

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遠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于公之高大門閭。竇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為善。我身未卽享報。而福及其子。若孫者。有我身為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爲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

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爲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室。令密衛之。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塋域。養育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爲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勲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曾昌熾。無比。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梳。買鄰女。

以爲夫妾。翁歸。妻置酒於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脈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扃其戶。翁踰牕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謁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卽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窘。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

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却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爲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子珪。以鄉薦令鄱陽。孫爽。由進士叅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爲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爲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揚州高尙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卽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卽爲說合。隨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尙書。餘干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

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母與妻固畱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憾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人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力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卽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

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福與祥雖同而畧異。福者祥之徵。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卽是福。尙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孔子曰。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慶卽百福千祥也。但尙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尙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

於爲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夕焚香。爲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上帝命居先父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壻。俱列殊科。居先夫婦竝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世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瓘。審瓘之子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玉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饑寒。凡遇飲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

禱天地。願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萬。注各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註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隲格天之效也。有志爲善祈福者。不可不於陰隲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隲之足以獲福。猶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於此篇終。

復作反振語收之。使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攜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漢王賀字翁孺。爲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嘆曰。我聞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興乎。女孫爲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八節之日。懇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

比干異之。須臾雨止。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上帝賜汝菜。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一如嫗所言。

宋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之。其鄰云。少官逋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

旦晚分離。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第一。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沈少叅寵宣城人。卜一穴。輿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葬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輿師曰。失此吉地。豈可復得。盍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懼後有發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峩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

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天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邸舍。遭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何必如是。卽持金盡與之。垂橐。

而歸。三商德公徧禱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卽夢
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
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恆窺之。
卞岸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
卽托他事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
風桃李莫相猜。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
諶。曾孫錫。皆登高第。卞享高壽。俱得躬膺封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

之。乃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卽檢夫人首飾
數事給之。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
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
頗有善行。或疑其爲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
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撻
囚。血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
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爲霽

顏後楊生二子。長守陳。次守陟。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俱爲名臣。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海門崔鑛。以稅銀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鑛變產以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召鑛命曰。盍訟。工對曰。鑛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鎔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

鑛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諸宗弼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信。以出髭爲左驗。覺則頤頰癢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稗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之命。乃將稗子蒸熟而後撒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榮歸。壽

報。亦甚高。曾於名將時。批出三十年前黃穉事。故有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